



井冈山赤卫队员

邹文楷等 口述

江西人民出版社

井冈山赤卫队员

邹文楷等口述

江西人民出版社

一九七五·南昌

井冈山赤卫队员

邹文楷等口述

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南昌百花洲3号)

江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江西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4.5 字数7万

1975年8月第1版 1977年3月江西第2次印刷

印数：50,001—80,000

统一书号：10110·34 定价：0.34元

發揚革命傳統
爭取更大光榮

地方武装有赤卫队和工农暴动队。
暴动队以梭镖、鸟枪为武器，乡为单位，每乡一队，人数以乡的大小为比例。职务是镇压反革命，保卫乡政权，敌人来了帮助红军或赤卫队作战。……各县赤卫队大都经常地和豪绅的保安队、挨户团作战，战斗力日益增强。

毛泽东：《井冈山的斗争》

目 录

莲花一枝枪	贺炎藩 顾名才等 (1)
塘边烈火	徐吾山 (19)
粉碎敌人封锁的战斗	张学斌 (34)
英姿飒爽闹革命	马夏姬 (43)
赤卫队自办修械所	陈继初 (56)
红色哨兵	甘纪犹 (64)
少先队员逞英豪	黄冬娥 (77)
保卫黄洋界	邹文楷 (87)
三湾儿童团的故事	钟九生 (99)
冲锋在前的共产党员	欧阳贵山 (114)
夺枪记	肖 飞 (125)
后记	(136)

莲花一枝枪

贺 炎 藩
愿 名 才 等

同志哟，你可晓得这枝枪的历史？毛主席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都提到过它哩。他老人家是这么说的：“……马日事变以前，各县有农民自卫军。枪数：攸县三百，茶陵三百，酃（líng灵）县六十，遂川五十，永新八十，莲花六十，宁冈（袁文才部）六十，井冈山（王佐部）六十，共九百七十。马日事变后，除袁、王两部无损失外，仅遂川保存六枝，莲花保存一枝，其余概被豪绅缴去。农民自卫军如此没有把握枪枝的能力，这是机会主义路线的结果。”毛主席在这里说的“莲花保存一枝”，指的就是你们在陈列室里看到的这枝枪。

我们莲花县农民自卫军的枪数，在机会主义路线的影响下，由六十枝变成了一枝；后来，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又从一枝发展到二百多枝。这个变化过程，充分证明了一条真理：路线正确，没有枪可以有枪，没有政权可以夺取政权，革命事业就蓬勃发展。相反，路

线错了。就是有了枪也会失去，已经夺得的政权也保不住，结果就使革命事业遭受严重挫折。

围绕着我们莲花这枝枪发生的故事，现在想起来，都还一清二楚、历历在目呢。

得 枪

一九二六年，在毛委员领导下，湖南农民革命运动搞得轰轰烈烈，热火朝天。贫苦农民们组织起来，成立农会，建立农民武装，把土豪劣绅们捉出来，戴上高帽子，游乡游街；分他们的谷，杀他们的猪……到处都呈现出一派大好的革命景象。

我们莲花县和湖南交界，消息来得快，事情知道得更真切。看到他们那样干，我们县的广大贫苦农民就再也按捺不住了，大家经常计议着说：“不能再受土豪劣绅的欺压了，要和他们斗！”

“对！学着湖南那边的样子干，起来造反干革命。”

“……”

大家都摩拳擦掌，真恨不得一脚把这个吃人的黑暗社会踹个底朝天。

正在这个节骨眼上，我们县派到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的两个同志回来了。他们一到上西区，就遵照毛委员“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的指示，发

动群众，组织了农会，还决定成立县农民自卫军，开展武装斗争。

大伙儿胸中的一团火，这下可全喷发了出来。许多贫苦农民纷纷把家藏的长矛、鸟铳、大刀拿出来；青壮年们有的一夜赶六、七十里山路，跑到上西区来报名，坚决要求参加自卫军。

上西区的沿背村，有一个小伙子名叫贺国庆，二十岁上下，生得浓眉大眼、腰圆膀粗，憨厚墩实。他家境贫穷，没有一兜田半寸土，全靠给地主作田度日。全家人一年四季，用尽气力，还是吃了上餐冒下顿。地主的残酷压迫，夺去了他母亲的生命，又整得他父亲贺承茂身患重病，卧床难起。贺国庆满腔深仇大恨，气得实在没法，便常常把地主崽子拖到冒人地方，狠狠揍，出出气。他听说要成立自卫军，虽然正在打摆子，躺在床上，还是强要弟弟扶他去报名参军。弟弟被他逼得没法，只好邀了村上几个青年，连抬带搀，把国庆弄到上西区报名。

自卫军很快就组织起来了。但是，连一枝枪也冒有，怎么办呢？党组织决定，勒令各乡的土豪劣绅，每户出两枝枪的款子，交给自卫军去买枪。

上西区有一个土豪，家中早年办过团练局，藏得有枪。我们正准备去收，他的儿子杨良善却已听到风声，知道胳膊扭不过大腿，就先下手为强，慌忙交出二十几枝，

还假惺惺地把枪挑来，拍胸赌咒地要求参加自卫军。

……就这样连买带收，我们一总弄到了六十枝步枪和一些子弹。但是，人多枪少，发给哪个好呢？还是党组织负责人陈精进出了个主意：每个乡选出两个人背枪，全县三十个乡，刚刚好把枪发完。

国庆被选上了背枪。他背的就是现在陈列着的这枝枪。他每天背着这枝枪，和我们一起，学着湖南农民革命的样子，打土豪、分积谷、罚款子、站岗、巡哨……表现得可真是积极。平时，只要稍有闲空，他就左一下、右一下，把枪擦得铮光瓦亮，别人要是动动他的枪，就象刺了他的心一样。有人问他为什么要这样，他兴奋地说：“枪是我们穷人的宝，它把我们的腰板撑直了。共产党照亮了我们的心，我要紧握这枝枪，跟着毛委员干一辈子革命！”

在国庆这样一些人的带动下，我们自卫军就搞得热气腾腾，十分威风，成立不几天，便捣毁了以大土豪朱吉谦为首的“国民党莲花县行政委员会”，吓得土豪劣绅们成天牵拉着个脑袋，大气也不敢哼一声。而广大贫苦农民都喜笑颜开，整天乐呵呵地唱着：

革命主力军（呃），工人和农民。

拿起刀和枪（呀），同心干革命。

打到县城去（哟），活捉李成荫。

你道那李成荫是个什么东西？他是我们莲花县的一个大土豪。他搜罗了一伙流氓地痞，拼凑了一个什么“李氏农协会”，专门和我们作对：我们捉地主豪绅游乡游街，他们就拦路打劫；我们打土豪分田地，他们就阻挡破坏……待到我们的自卫军一成立，他们就象被抽了筋，一下子软瘫下来，一个个溜到县城里躲起来。后来，我们在广大群众的配合下，攻开了县城，把以李成荫为首的伪县党部和“李氏农协会”又打了个稀巴烂，这家伙也吓得屁滚尿流，逃到湖南的攸县去了。为了讨血债、平民愤，自卫军捕到他手下四个作恶多端的亲信走狗，一一法办。从此以后，农民自卫军声威就更大了。那个时候呵，你们要是到莲花来，整天都可以听到大家欢乐的歌声哩！

失 枪

正如伟大领袖毛主席所讲的，“人民大众开心之日，就是反革命分子难受之时”，国民党反动派对当时全国掀起的轰轰烈烈的工农革命运动恨得要命，怕得要死，挖空心思打击破坏。在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纵容下，人民公敌蒋介石在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发动了反革命政变。接着，湖南长沙的国民党反动派也发动了罪恶的“马日事变”，大肆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

众。广大革命群众奋起反抗，对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陈独秀却又跳出来，命令“农民不得进行武装斗争”，胡说什么农民革命运动会“引起整个政局之纠纷”。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也公然为国民党反动派出谋划策，迫令解散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要我们把全部枪枝弹药，甚至连童子团的木棒都交给国民党。

这股黑风逆流很快就蔓延到我们莲花地区。一些地方的反动家伙与国民党反动派互相勾结，向我们农协、自卫军反扑，并且串通混在我们内部的阶级异己分子和叛徒进行破坏。我们县党的领导人执行机会主义路线，巴不得自卫军赶快散伙，所以，对我们的事也不管不问。在这种情况下，骗取了自卫军队长职务的杨良善，就乘陈精进受伤被群众送走治疗的机会，攫取权力，散布流言蜚语。到处讲什么“共产党要解散了，要受国民党领导啦。”“农民自卫军散掉，回家作田算了。”有意涣散、动摇军心。有一天晚上，忽然传来了反动派在永新县大肆捕杀共产党员和群众的消息，这家伙一听可高兴了，便马上把自卫军集合起来，唾沫四溅地撒谎说：“快走哇，永新的人在吃苦，我们赶快去营救。”企图乘机将我们自卫军带到永新，投降国民党军队。可是，任凭他花言巧语，说得天花乱坠，我们却不上他的当。大家一合计，都说，没有上级指示，谁知消息是真是假，就这样稀里糊涂跑去，岂不要断送了自卫

军！所以，已经入了党的贺国庆，还有我们其他二十几个人，说什么也不去，坚决要求留下来，带着二十四枝枪，保护乡亲们。

杨良善见诡计被识破，也不敢嘴硬，只好把其余三十六枝枪和大部分自卫军强行拉往永新去。

他们刚刚走到安福，正好碰上那里农民自卫军的一个姓伍的队长叛变，他不知杨良善的企图，便开枪阻击他们。虽然此路不通，却给杨良善壮了胆。他立刻又要了一个花招，妄图带队到萍乡，投奔那里的一个靖卫团。他对大家说：“看见没有，他们安福县自卫军都参加了国民党，我们还干什么革命？有枪的人快跟着我，投奔萍乡捞一把，没枪的立刻解散回家！”

他的这一套，立刻受到一些同志的驳斥。可杨良善还不死心，又恬着脸说：“革命也得看风色。我们暂时到外面避一避，躲过这阵子，以后再革命也不迟。”他的话头这么一转，又迷惑了一些人。于是，他带着那三十六枝枪向萍乡走去。可是，刚刚走到三口岭，就被萍乡的一个地主民团包围了。杨良善觉得还是保命要紧，便丢开自卫军，只身空手逃回家。结果自卫军全军覆没，三十六枝枪全部失掉。

再说逃到攸县的李成荫，他趁杨良善带走大部分自卫军和枪枝的机会，勾结攸县国民党保安师罗定匪部二百多人，向我们县城猛扑过来。机会主义者要我们死守

县城，和人多势众的敌人硬拚。大家一看当时的势头，都坚决反对。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国庆就带着那二十四枝枪撤到上西区。

李成荫得知莲花自卫军损失了人枪的消息后，立刻纠集了十几个恶霸劣绅，组织了一个什么“善后委员会”，想趁机缴掉我们的全部枪枝。

一天，这十几个家伙，穿着一色的长褂子，摇着白纸旗，找到我们自卫军来。他们阴阳怪气地说：“你们共产党总头目都下令交枪，你们还要这些玩艺儿干什么？交了枪，我们共同成立一个保安队吧！”

我们听了这些屁话，肺都要气炸了。大家举起枪，齐声怒吼：“土豪越怕我们有枪，枪就越不能交。拿着它，总有一天要和你们算账！”正在这时，国庆背着枪，从外面巡哨回来了。他听见这事，气得两眼都要喷出火来，大喝一声：“滚回去！告诉李成荫，枪是我们打土豪的武器，要我们交枪办不到！有本事就当面干！滚，少啰嗦！”

这些家伙，早已吓得浑身发抖，不敢抬头，等不及贺国庆的话音落地，就争先恐后一溜烟儿逃了。

这批坏蛋虽叫我们赶跑了，没想到混入自卫军的土豪崽子陈刚维却起了坏心。他看到李成荫急着要收枪，就想把自卫军的枪枝都弄到手，好作为投靠李成荫的见面礼。他险恶地对大家说：“枪是革命的本钱，万一丢

失了，可对不起上西区的父老兄弟啊！我看，不如集中起来，让我藏到一个可靠地方，这样还保险一些。”贺国庆瞄他一眼，很不放心地摇摇头，坚决反对集中埋枪，说什么也不交出自己那枝。果然不出所料，陈刚维连骗带哄，把那二十三枝枪收到一起，当晚就全部挑到杨梅树村，全数交给了等候在那里的敌人。

到此，我们莲花县自卫军的六十枝枪，就剩下国庆背的这一枝了。李成荫见我们没有了武器，马上从永新班来一个靖卫团，对上西区革命群众开始了疯狂的报复……

护 枪

敌人占领了县城，李成荫当上了伪县长，整个莲花都笼罩在白色恐怖中……

这天，李成荫带着杨良善、陈刚维这两个叛徒和靖卫团，气势汹汹窜到上西区沿背村，把全村老少都赶到晒谷场上。台上架着一挺机枪，四周的靖卫狗子荷枪实弹，一片杀气腾腾的样子。李成荫站在前面，挺胸叠肚，凶狠狠地嚎叫：“立刻把贺国庆给我交出来，把他那枝枪给我交出来！不交出人和枪，哼——”他用手指指旁边的机枪，“可别怪我李某不客气。”

大家谁也不屑去理会那机枪，只是对李成荫怒目而

视。

“说话呀——只要交出贺国庆，就冒你们的事了。放心，李县长不会亏待你们。大家看我……”叛徒杨良善帮上了腔。

“呸！无耻叛徒！”

“恬不知耻！长个人形，说不出人话。”

“……”

一阵怒骂声，劈头盖脑飞向杨良善，他赶紧蹭到李成荫背后缩起来。

李成荫脸上青一块，紫一块，气憋得象一块烂猪肝。他一眼晃见呆若木鸡站在一边的陈刚维，上去就是一脚：“混蛋！你是哑巴！”

陈刚维只好萎萎缩缩，一拐一瘸地往前挪挪。他贼眼一溜，看见了贺承茂老人，伸手就去抓。贺老爹抡圆了胳膊，使足了全身力气，一巴掌打在他脸上。这家伙被打得踉踉跄跄，后退了好几步，污血顺着嘴角流出来，声嘶力竭地叫起来：“快抓、抓，他是贺国庆的爹……”

几个匪徒一涌而上。

贺老爹抬起双手，三下五除二，就把那几个靖卫狗子推到一边，然后昂首挺胸，大步流星走出人群。

李成荫一蹦一跳，窜到贺老爹面前：“快说，你崽子把枪藏在哪里？”

“……”贺老爹好象根本没有听见，一字不答。

李成荫又大声狂叫：“枪藏在什么地方？”

贺老爹正眼也不看他一下，转过身子，把屁股对着他。李成荫绕到贺老爹面前，抓住他的衣襟：“你说不说？不说，要了你的老命！”

贺老爹举手打掉他的魔爪，字字铿锵地说：“老命有一条，交枪办不到。枪，还要留着杀你们这些王八蛋咧。”说着，就左右开弓，“啪！啪！”两记响亮的耳光，打在李成荫脸上。

“打得好——贺老爹。”大家都高声赞扬。

李成荫两手捂住火辣辣的脸颊，扯开破锣嗓子大喊大叫：“给我打！敲碎他的老骨头！”

靖卫狗子们一涌而上，枪托、木棍雨点般朝贺老爹身上打去。大家再也看不下去了，喊着“跟他们拚呀——”一齐涌向前去。李成荫恼羞成怒，就下毒手，命令把贺老爹用棉絮裹上，又浇上煤油，拖到场边的石头桥上。见到敌人要害亲人，乡亲们怒吼着要扑上去，却被枪托和刺刀逼住。被吓破了胆的李成荫，象条疯狗，跳到贺老爹身边，俯身狂吠：“你、你……你交不交出枪来？”

“呸！”贺老爹坚强地扬起头，把一口血沫吐到他脸上：“走着瞧，农民自卫军会替我报仇的！”

气极败坏的李成荫狗急跳墙，使出了最后一招，下令点燃棉絮。棉絮上的火焰一窜老高……